■“八一”特稿

老兵爷爷们的“军功章”

□张金刚 文/图

提及军人、英雄，脑海中瞬间浮现并高大起来的，便是我身边几位爷爷辈儿的老兵。

大爷爷，父亲的大伯，一直是我家的骄傲。遗憾的是，六十年前，年仅三十二岁的他，便牺牲在了抗美援朝的异国战场，没留下任何以资怀念的物件，未曾目睹过他的光辉形象。但对大爷爷的崇拜与怀念，使我在心里默默为他画像：高大、英气，眉宇间透着军人的坚毅和爷爷的慈祥。

志愿军开赴朝鲜前，大爷爷并未在应征之列。因他已经历过抗日、解放战争，部队首长及家人都希望他能留下来，参与祖国建设、娶妻生子。但军人的强烈责任感，让大爷爷义不容辞地挥别战友、爹娘，踏上了远去朝鲜的征程，且一去不返。

不知名的战役、不知名的山头，甚至连具体的时间都不知道，大爷爷就这样将忠骨英魂埋在了朝鲜，留在了陌生的国度。军功章没有，后代没有，只留下了烈士陵园“英魂碑”上的一世英名：张宗恒。

三个阴刻的小字，混在长长的名单里并不被人所识；只与他的战友一起作为先烈群体，接受瞻仰。但我每次到陵园祭奠大爷爷，都会一眼寻得，并郑重地抚摸、擦拭一番。只因那是在这世上唯一能代表大爷爷的标志，也是历史颁给他最特别的“军功章”：闪耀着他不为人知的英名，铭刻着他为国舍身的功勋。

老罗爷，并不姓罗，只因背上那个大罗锅。每当他弯腰埋首从村里走过，总会有不懂事的孩子追着喊“老罗”。我小时候是，现在的孩子也是。但老罗爷并不生气，笑嘻嘻地拉着孩子，坐在树荫下，似是讲英雄传奇一般，颇为自豪地大讲这罗锅的来历。这听众，便延续了几代人。

当年，年富力强的老罗历经抗日、解放、抗美援朝战争，英勇顽强，屡立战功。压箱底的那些军功章，虽光泽已逝，但老罗却奉为至宝。用他的话说，由于常年在战场上荷枪实弹拼杀冲击，背负重重的枪支弹药行军远涉，天长日久，便把自己高大的脊背压成了罗锅。事实是否如此，不可而知，但我相信这是真的。

复原后的老罗爷，由于年龄偏大，又背着罗锅，不好娶亲，便打了大半辈子光棍。直至娶到改嫁带仨孩子的老罗奶奶，才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。小酒儿一端，便不厌其烦地对着老罗奶奶讲他的英雄往事。最让老罗爷自豪的便是，挽着老伴去领老军人补助；逢人便讲：去找俺的孩子领钱去。老罗无后，便将民政局的人自认为孩子了。

老罗爷去世入棺时，胸前缀满军功章；因有罗锅，不便平躺，只好侧卧。老罗爷将青春奉献给了革命、战场；背上的罗锅，似一枚特别的“军功章”：虽弯却挺，弯下的是累累功绩，挺起的是革命精神！

昔日的血火战场已沉寂于岁月的长河，但老兵爷爷们那一枚枚铸满故事与荣耀的特别“军功章”，却异常光亮地闪耀在我的心间，成为生命中的红色经典、指路明灯。

朝鲜战场的老照片

□韩晓岗 文/图

这张照片是父母亲66年前和战友们在抗美援朝战场分别时的合影。照片后面有父亲的题字：“1951年9月告别志愿军15军时留念，右一是牛亮天同志，左一是华丰同志。”一晃这张照片已经有66个年头了。

照片的缘由是父亲要从志愿军三兵团15军调到兵团工作。照片上的四人都面带笑容，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 。父亲记得照相地点是在离朝鲜元山不太远的一个叫玉莲里的小村里，当时军政治部下扎在这里，司令部在村旁的另一个小村。分开驻扎的目的是为了安全起见。

这个村依山傍水，青草茵茵，树木葱茏。村中有条弯弯曲曲的小河，村民和部队洗衣做饭用水都用这条小河，不时见到身穿白色朝鲜裙子的姑娘头顶瓦罐来河边汲水，令人慨叹不已。如果没有敌机的狂轰滥炸，这里本是很美的景色。

在部队，战友的分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但在炮火连天、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分别，那种依依惜别的情感是难以名状的。此时，他们已将残酷的战场暂时地抛到脑后，把战友之间的铁血友谊留在心里、挂在脸上。那天清晨留下了这张照片后，父母亲就踏上了去兵团报到的路程。那天没有马匹相随，更没有汽车送行，只有战友的祝福伴随他们。

母亲的职务是一般的干事，要自己背着背包。父亲因为是团职干部，有挑夫挑行李，还有一名警卫员跟随。他们一行人疾行在满目苍翠的山林里，眼睛不时追随着树梢绿地中起伏高旋的飞鸟。鸟儿和昆虫高鸣低啁，唧唧喳喳地相伴。翠绿的青草发出淡淡的清香，血一样红的金达莱不时侵入眼帘，花香沁入肺腑……那只是朝鲜战场宁静的一瞬，美国鬼子的飞机随时会呼啸而至，用炮弹和硝烟涂写着另一种景色。

父亲奉命调到三兵团政治部组织部任党务科长，母亲也随父亲一起调入兵团工作。父亲说，华丰是陕西人，他是1938年参军的老兵，和父亲认识时间长，抗日战争时期两人都在太行一分区政治部当干事。牛亮天是山西晋城人，他原在分区地方部队工作，1947年九纵队成立后调入，那时他和父亲都在纵队政治部共事。

抗美援朝中期，他们陆续回国，从此天各一方。父亲回国路上被抽调到“哈军工”，自此开始了军旅生涯后半段的军事院校旅程。华丰同志朝鲜战场一别后再未谋面。牛亮天同志一直在15军工作，后在军副政委的位置上离休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父亲离休后曾到武汉去看望他。两位老人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的动乱年代都挺了过来，不由感慨万千，互道珍重。

时光每年都在增添着岁月的年轮，年轮中的战友情谊是醒目的一瞬。

■图片故事

首席羊医生

□宋千寻 文/图

1981年土地承包到户，打破了大锅饭的模式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农村也开始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。当时只有十二岁的表叔是个孤儿，吃百家饭长大，因为就自己一个人，没车没马，种不了地，就和大队商量，用他的八亩口粮田和生产队换几只羊。队里一寻思他年纪小，总不能让他饿死，养羊没啥本钱，他一个半大小子，满山跑去吧，赚点钱吃饭，好饿不死。

表叔八亩地换了五只羊，四只母山羊，一只公山羊，当年还都是小羊羔子。因为第一次有了家底儿，表叔特别幸福，每天在自己的小窝棚里和羊同吃同住。没到第二年，就繁殖出来三只羊了。村里人都在埋头种地，表叔也不羡慕，就是一门心思放好羊。

1989年的时候，表叔的羊已经有一百多只，每年卖羊毛的钱攒起来说了媳妇。村子里的人都眼热，看见养羊赚钱，跟着效仿起养羊，家里有老人不下地的闲余劳力，都弄上三五只。期望几年后和表叔一样，弄成一大群羊。那年，村子里到处都是羊粪味。一到晚上，老远处东一群西一帮地往回赶羊，扑腾起满街都是灰尘。

因为养的羊多起来，没门路外销，都是在本乡内出售，市场供大于求，羊肉羊毛都开始掉价，而且掉得厉害。那年夏季羊羔产崽的时候，家家生下的小羊羔都是站不起来，软绵绵的。吃奶也困难，步态不稳，似醉酒样四处乱撞，活不过三五天就死了。母羊的羊毛也非常不好，像破树叶子一样，还没等用剪子剪羊毛，用手一薅，一把一把往下掉。包括我们家的很多养羊户，愁得吃不下去饭，看着晴天阴天日里夜里伺候的这几只宝贝疙瘩，指望换点油盐酱醋的出钱机器，就这么成了没价值的东西而难过。

表叔第二天没有去放羊，挨家挨户地去跟大家伙说，这是羊羔软瘫综合症，主要是羊怀孕的时候精细饲料没跟上，缺乏营养和缺少运动造成的，跟接生时没消毒也有关系，要马上预防和进行治疗。大家怀疑我表叔，认为他大字倒是认识几个，可是不相信他会给羊治病。

我爸看着表叔被人家质疑，本来好心帮忙，还被人说一些治死了要你负责的话，不让我表叔管，说这事管好了没人谢你，管错了一身不是，咱们家人信你，你只要把咱们家的治好了就行，治死了也不赖你。再说，他们羊死了，以后都不养，咱们的羊在市场上才能有个好价钱。

我表叔蹲在墙根底下抽半天烟，他说：“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没有大家的施舍，我可能活不到今天，过去比现在难，从自己嘴里抠出那点粮食给了我，我咋能这个节骨眼上昧良心。你们说的我不是没寻思过，可是心不安。治死了，我就把我的羊赔给她，求个心安。”

后来，我们村养羊成了规模，被电视台报道。记者采访问你家多少只羊，他家多少只羊，他们都说羊是我表叔的，要没有我表叔当年用一己之力救活了全村的羊，他们早都放弃了。

如今我表叔靠着养羊供出三个儿子上大学，盖上大砖房。他还在放羊，却是我们村最受人尊敬的羊倌，也是我们村的首席羊医生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